

第 314 期 ■ 投稿信箱：755792341@qq.com



世界文化之窗

主编：闻喜

中国香港：宝诗贝

宝诗贝诗选

妈妈的爱

我的妈妈是世上最善良最勤劳，最聪慧的人。妈妈喜欢种花草，我们是她的花草，吮吮着她用百花酿成的蜜。

妈妈是春天的阳光，让我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之中；妈妈是冬天里的毛衣，总是把我们身上温得暖暖的，妈妈是上学时雨天的及时伞，我的身上从未被雨淋湿过；妈妈用她勤劳的双手，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美味，总让家里永远地一尘不染。

妈妈是本翻不尽的书，没有哪本人生书籍会比她更丰厚，妈妈是我漂泊天涯的缕缕思念；小时候妈妈盼着我长大，长大后我却离开了妈妈。

妈妈用尽毕生的精力，耗尽自己华美青春，谱写了母爱这首无言的歌，她对我的影响任何人都不可能替代，妈妈的恩情难以回报！

妈妈的爱如潺潺小溪，那么柔，那么清；妈妈的爱如缕缕纱丝，那么细，那么密；她用细雨的温情，钻石的坚毅，期待着闪着碎光的泥土的肥沃，恰是一脉流动的河，造就了我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！

2023.4.13

雪花简史

我的城市，从不下雪，只在记忆里堆积，香港，距离一片雪很远，离雨滴很近。

虽是龙的传人却不能呼风唤雨，也不能让一场雪落满喧哗的街道，我只能通过屏幕看大雪纷飞。

念儿时落雪的冬天，雪像轻柔的羽绒，轻轻地覆盖了花间枝头，不见匆忙，不见疲惫。

飘荡的雪花如粉妆玉砌的世界，雪花是世界里的一个个小精灵。

在这尘世，我们都是上帝撒下的雪花。

周厚春(中国·岳阳)

周厚春词三首

清平乐·美丽

繁红嫩绿，远望花云雾。粉色春风含笑语，五彩烟霞霞负。

风来美丽飞扬，轻轻吹皱芬芳。仲月照春美丽，温柔穿透胸膛。

清平乐·宝镜

黄金万锭，买个神灵镜。镜里青春常驻影，梦寐芳容隽永。

被命运的风吹到各地，在落下的位置，然后，消化于无形。

2022.12.31

春已到

时序如旋轮，冬已过，司春之神，欣然降临，窗外的迎春花开了，沉睡了一冬的银梨树，被蒙蒙细雨淋醒。

历经数九寒冬，费尽千山万水的靠近，怎舍得辜负？春，绽放着动人的笑容，吟诵着湛蓝的诗句，如梦般甜蜜，如酒般香醇。

街道边的紫荆花，鲜红、醒目，时下，故乡也应是春色满园，我的城市和世界，慢慢回来了。

所有关于春的讯息，遥远的诗和远方，只等明朝，和煦的春风徐徐吹来。春已到，该恋爱了。

2023.3.27 晨

再见夏日维港

春风如沐，你可曾记得维多利亚港的风，清清爽爽，将浮躁的心全都涤荡。

2023.6.8 日 4点五十分一首

应邀急就小诗

市井小民，内心柔软，茶淡情浓，穿过人间的缝，我们在夏之成盛时再见。

香风如沐，你可曾记得维多利亚港的风，清清爽爽，将浮躁的心全都涤荡。

六月时光，天星小轮悠悠荡荡，万物都在光的慈悲里，展示着自己的生命。

市井小民，内心柔软，茶淡情浓，穿过人间的缝，我们在夏之成盛时再见。

市井小民，内心柔软，茶淡情浓，穿过人间的缝，我们在夏之成盛时再见。

市井小民，内心柔软，茶淡情浓，穿过人间的缝，我们在夏之成盛时再见。

市井小民，内心柔软，茶淡情浓，穿过人间的缝，我们在夏之成盛时再见。

市井小民，内心柔软，茶淡情浓，穿过人间的缝，我们在夏之成盛时再见。

去

健身房的路上，看到路旁泥土里的旱水仙已冒出了头，有点愣头青的莽撞。才一月份呢，春还没到，它们就耐不住了，孩子似的提早醒来。

二十多天的回国时光，最冷德国季又是一个错过，不是遗憾，也没有庆幸。只阳台上很多花草悲催冻死了。它们入冬前曾那么具有生命力，却在寒冷德国冬天生命戛然而止。该有多冷啊！法兰克福都给冻到前所未有地关停三天。

2015年夏季回国时，德国最酷热超40度的夏天也给躲了过去。似乎老天保护我不被冻坏热坏一般。

去健身房竟不是健身，而是去洗澡。为省能源费。一大早去，却发现浴室里川流不息。很多中或老年德国女性，在浴室里冲澡。一般来说，德国人从来不会好意思占便宜的，不是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他们才不愿意丢下颜面去健身房蹭澡——此刻却几近人满为患。大家真的穷了，而各个城市的广场或大街上反对AFD的游行示威仍不绝于耳。

德国人善于隐忍，长于克

秋

天还没有散尽，公园的树叶依然绿油油，但天气已经开始转凉，到该“捂身”的日子了。按疫情前老中医的说法，滋补是最好的暖身基础，有备无患才能平安过冬。我照这样的提点，开始喝党参红枣枸杞汤进补，不料喝了几天，我的双眼开始感到苦涩、模糊，又口干咽痛，最终眼睛发展成结膜炎，眼白变红，还肿胀了起来，疼痛得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。我不慌不忙，慢慢条斯理滴“氯霉素”眼药水缓解，并辅以清淡饮食打算将肝火压过去，蒙混过关。妻子看在眼里，急在以上，见我双周一星期都无法自愈，便敦促我去看中医，声言眼睛无小事，要我找一个熟悉的可靠医生才好。

我不敢怠慢，虽然新冠病毒在人们的心中早已消散，但我觉得还有提防的必要，虽然我不清楚自己的眼病是否属于新冠并发症，找医生治一治还是有必要的。去到唐人街，专营中医诊所的医生竟然没有开诊，可见新冠病毒余威未消。我不气馁，见到中药店就进去打听，得到的答复都是医生仍在休息中。最终，在幸福参茸行，我见到了那个同乡老中医李医生，身兼药店老板的李医生热情接待了我。李医生没戴口罩，我依然小心翼翼戴着口罩。三年多磨练出来的防疫习惯，我依然没有舍弃。李医生见我，很客气招呼我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我当即感到兴奋激动，毕竟别人都在休息中，唯有他接诊，我能不庆幸吗？我告诉李医生我的眼睛红肿，快一个星期了！李医生马上支开购物顾客，接待我这个求诊者。他郑重其事戴上手套，然后翻开我

俗

话说同行是冤家，那是因为这个同行要争夺利益才成为冤家，但也有同行成为朋友甚至成为亲家的案例。

老张原是上海驾校学校的教练，因职业习惯，他平时也满口驾驶专业用语不离口。如他看见刚拿到驾驶证的年轻人就告诫说，驾驶时一定要记住这两句话，“脚踏生命车，手握生活盘”。意思说，刹车和方向盘是攸关生命和生活的重要部件，绝对要谨慎操作。

老张说还因为一句行话，避免了一次吵架或斗殴，最后双方是非常友好地各自走路，没想到一句行话有这样的结果。

这句话叫“带刹车”。老张说，“带刹车”不是指我们带着刹车做教练，这个“带”字之意是“踩”，我在上课时对学生说话只说“带刹车”，不说踩刹车，这是教

德国：蒙庄

春寒料峭德意志

制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会一直做好人，做圣母，直到走到地球尽头，然后才物极必反。他们的隐忍与克制，让你觉得，他们不流露普通人的感情，比如亲人逝去，似乎完全没有中国人那种哭天抢地的悲痛。几年前一个报复社会的飞行员在飞回杜塞机场的当儿，把飞机直接撞上山岩上，全机陨落。机上一百多名青葱少年，瞬间消失人间。

那可是一百多个家庭的破碎啊。飞机炸了，玻璃碎了，我们能听见炸裂声，可德国人的心碎了，我们却听不见任何声音。他们不哭，也不闹。若千年前常有被难民奸杀了妙龄女孩的德国家庭，似乎也没有哭和闹。其中甚至还有绿党家庭，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渐渐大家就忘记了这些花季里的少女，好像她们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。

德国人的内敛是刻入基因的。如果在火车和地铁上看到婴儿，德国孩子一定乖乖

美国纽约：许定基

唐人街的老中医

的眼皮察看我的眼睛，检查眼珠子四周的微细血管，他突然惊呼：“哗，你的病情挺严重的！”我内疚答：“都怪我吃党参，未清先补，现在上火发炎了！”李医生说：“你别害怕，只是肝火盛，吃几剂中药就没事了！”我大喜：“希望李医生妙手回春！”李医生说完就要动笔开药方。我赶紧问：“李医生，你不用察看我的舌头了吗？”虽然我不是中医生，加上自己看中医的次数也不少，常识告诉我舌头是非看不可的。李医生答：“现在新冠疫情还在，你又戴着口罩，我怎么看你的舌头呢？”我成竹在胸道：“李医生，我出门前用手机给舌头拍摄了图片，我现在就打开图片给你察看！”我边说边给李医生展示手机上的舌头图片。李医生边看边笑着说：“你想着真周到！”我沾沾自喜答：“疫情还没有终止，顾己及人好！”

李医生又提笔要开药单，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李医生，不用把脉了吗？”李医生尴尬放下笔，一副无奈的表情按住我的手腕，仅两秒就松手迅速给我开药单，我为李医生的自信和快捷感到欣慰。

十余种草药，一阵子便在药单上龙飞凤舞地展现了出来：桅子10克、龙胆草15克、金银花10克、菊花10克……李医生的药方令我开怀，都是清肝泻火消炎的常用草药。

李医生最后大笔一挥，6剂，120元！我听后顿时心跳脸红，因为我的口袋里仅有区区80元！

“李医生，3剂就行了！”我

的不哭不闹。倘若听到震耳欲聋的啼哭闹腾，那大概率是来自非洲或西亚的种。东亚孩子一来是数量少，另外似乎也学上了不吵闹的教养。

但德国人的痛苦纵使被高压成强化木板，压迫到再平坦，终究还是不可忽视的存在。稍微聪明点的人们开始突破道德水面的张力，慢慢支持右派。而大多数能忍受社会不公与压迫的人依然保持圣母情怀，要去救寒冬里冻僵了的群蛇。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救回来的异教徒哪一天醒来就会把自己送到天堂；或自以为推手把伟大父国成功“进化”成土耳其埃及一样前基督教国、现穆斯林国家。

晚饭时候，跟N谈，很想写邮件给那帅气的被群殴的魏德儿。想告诉他很支持她，让她继续勇敢坚持自己。甚至想用她懂的中文写信给她，他们的党派，并不是驱逐所有外国人，而不是不稳定份子。他们是在给即将感染的德国做

差赅建议。

“以你的病情来看，3剂是万万无法治愈的！”李医生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不是我不想要6剂，实情是我的口袋里只有80元！”我内疚如实相告。

“你没有信用卡吗？”李医生问我。

“我没有带信用卡！”我料不到李医生还能收信用卡，他的药店不过十几平方米。

“那就要4剂吧！你下次来要多带点钱。”李医生想我所想说。

我口袋顿时一贫如洗，连购买其他东西的机会也没有了。拿着4剂中药，我喜滋滋出了中药店门，庆幸自己的眼睛终于有药可治，妻子也不用替我的病情担忧了。

我一回到家，妻子接过我手上的中药包，就到厨房忙碌开了。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妻子招呼我吃药。我乐不可支捧起热汤药就饮，虽然药液苦涩得难以下咽，但我内心却甜得一片光明。

三天后3剂药液下肚，不能说没有功效，但一点也不明显。我开始惊骇，难道我的眼疾与肝火无关，是其他疾病诱发。我越想心里越紧张，对妻子说：“吃了3剂药效果都不明显，难道我得了其他疾病？”

妻子答：“不可能，别胡思乱想了，还有1剂药没有吃哩！”

我忽然想起妻子煲药时跟我说过，有两个“桅子”。我回头一想，李医生开药方时明明写着10克，怎么只有两粒桅子。我迫不及待找来最后

手术，在病人膏肓之前救治父国。绿党们还有善良的愚民们，却感受到右派政党极端的“邪恶”——他们触碰了那不能触碰的二战红线，触碰者死。于是，连国家首脑舒尔茨都化身一介布衣上街游行反选择党，这是怎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存在啊。

作为外人，可完全避过这种道德诅咒，所以在选择党困难时刻，当表示力所能及的道义支持，德国需要你们。这个国家的兴亡，选择党有责。反之，绿党是德国父国之掘墓人。

作者简介：蒙庄，欧洲华文笔会会员，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。波恩大学比较文学博士，师从著名汉学家顾彬。



一包中药打开一看，千真万确仅是两粒桅子！我吃惊不小，心急火燎拿出家中备用的桅子，用电子秤一称，10克无可辩驳是8粒！我小心翼翼拣出其他草药一称，重量明显都与药方标量不符，短斤少两近一半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我的病没法药到病除了！

我非常愤慨，在妻子跟前斥责起李医生来，愤怒不已。妻子劝我息怒，否则眼病会更严重。我听后醒觉，气消了大半，但心里还是惊讶李医生，连熟人也不放过，真是利令智昏。妻子突然对我说：“老公，中药里没有龙胆草呀！”妻子的话如惊雷，震得我呆若木鸡。我仔细再查药，确实没有龙胆草，分明是用茅根代替！

我气急败坏要打李医生的手机，与他理论。妻子马上阻止我：“知道人家是什么样的人就行了，何必撕破脸皮呢？”以后还要见面的，息事宁人吧！”

我觉得妻子的话有道理，事情已经发生，责骂也于事无补。李医生处方中的中药，家里全部备有，我可以照单自行配药，延续自治。我知道处方是正确的，李医生只是在重量和成分上动歪脑子。

相信李医生万万不会想到，我和妻子在国内，曾经做了多年的中药店售货员，对中草药了如指掌！

我忽然想起，那个添补党参红枣枸杞汤，以前正是李医生郑重向我推荐的！

作者简介：祖籍广东开平，现居纽约。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散文、小说过百篇，作品屡获征文奖和文学奖。著有散文集《情牵曼哈顿》等。

为朋友还成了亲家，我儿子娶了他女儿做老婆。”老张笑眯眯地介绍了儿子娶到媳妇的经过，竟然是一次自行车事故做的媒。

老张感慨地说，由此可见，凡事先要冷静，切不可开口就爆粗话，我是因一句行话化险为夷还成了亲家当然是特例，被复制的可能性不大。但如果我先爆粗话，那后果有可能被打伤住院，甚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，结果吃亏的还是爆粗话的人，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人尤其要切记切记。

老张如是说。

作者简介：西班牙华裔撰稿人，现任《环球时报》驻西班牙记者，欧洲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，西班牙西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。著有小说、电影剧本、舞台剧本，报告文学及《巴塞罗那封城日记》几百万字作品。